

蔡桂林 著

中国 流失生 纪实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

流失生纪实

蔡桂林 著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京) 新登字084号

封面设计：杨 群

责任编辑：杨 群

中国流失生纪实

蔡桂林 著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
金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970 1/32 7.5印张 2插页 116千字
1993年8月北京第1版 199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07-1824-1/G·626
印数1—10,000册 定价3.90元
凡有印装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这是第一部记叙中国流失生现状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为本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采访了大量流失生及他们的家长、老师,也采访了许多关心流失生的各界人士。本书内容实在,见解深刻,有很强的可读性。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世纪的痛苦	(7)
1. 睁眼看世界	(13)
2. 回眸观自身	(27)
3. 世纪的痛苦	(43)
第二章 失学风沙	(57)
4. 青少年失学“录相”	(60)
5. 流失向了哪里	(96)
第三章 在失学的背后	(128)
6. “穷”字当头	(135)
7. 岂是一个“穷”字了 得	(150)
第四章 悲壮大救助	(188)

8. 大救助 (一).....(195)
9. 大救助 (二).....(202)
10. 大救助 (三)(206)
11. 大救助 (四)(216)
12. 大救助 (五)(231)

引 言

我国有几亿青少年，关心他们就是关心未来。花大力气栽培他们，就是在为我们民族走向下世纪的辉煌做人才的超前准备。失去他们就是失去民族的将来。

事实上，我们越接近他们，越了解他们，越深入地探入他们虽很稚嫩但绝不简单的内心世界，越准确地把握住他们的精神世界，就越感到对他们的教育和引导任务的艰重和紧迫。他们成长的时代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在成长过程中都未能面临稳定的社会所具有的相对固定的价值准则，换句话说，他们在物质上相对富有的同时，精神上几近一片荒漠。五十年代的青少年，我们可以用简单、纯净来作总体概括。他们相信党，相信领袖，相信“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能实现并且就在眼前。他们有着火样的激情，伴之的是庄严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十

年动乱”，一代青少年狂热、执著，绝对相信自己做的是前人没有能做的伟大事业，见什么斗什么。今天我们可以指责他们斗得傻气，如今已成为中年人的当年的青少年回首往事也满含忏悔，但我们无法否定他们也斗得充实。这两代人都有旺盛的热情，都“青春似火”，都红得发紫，这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是“信仰”支撑着他们，鼓舞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尽管这里的“信仰”经不起当代理性的严厉拷问。相形之下，今天的青少年呢？他们赶上国门洞开的年月，一边是改革、开放、竞争、致富，一边是欺诈、贿赂、奢侈、堕落；一边是一如既往的读书呵读书的谆谆教导，一边是知识的急剧贬值，万般且上品唯有读书低。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个重实利的时代，实利的崭新时代鄙视原有社会的价值尺度，一切价值都得重估。可依据什么重估呢？不知道。天知道！新的尺度并没有适时地建立起来，它摧毁了旧的信仰却又无从树起新的信仰。人们越思考越感到空虚，越开阔视野越感到绝望，越想寻找自我越感到与社会的格格不入。这一代青少年，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信点什么的时候，便什么也不信了。而什么也不信的悲剧性后果将是什么都信。历史在他们的面前轰然塌陷，他们生活在没有历史的即时现实中。除了一个要排斥、要批判、要否定的参考系外，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参考系。他们对不是什

么、厌恶什么比将是什么和追求什么知道得更清楚。而且，他们这一代人面对的一个严峻又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取得巨大胜利这一背景上被动展开的。中华民族几代人的梦想和苦难的晶体，都需要这一代人承载。这注定了他们的在自尊与自卑、自爱与自弃、自强与求乞之间矛盾着痛苦着的历史悲剧式命运。而被当作“圣经”要求的他们的教科书一边倒式的宣传教育，使学生对上述的客观情况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当他们怀揣着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版印刷四大发明引发的激越自豪走向现实时，这份自豪被高度精密的计算机革命击得粉碎，在汹涌激荡的第三浪潮面前，几乎找不回一点自尊和自豪，找不到一块遮掩羞赧面孔之布。现实与教科书宣传内容的矛盾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稚嫩的心灵无法承受由于历史的失误（历史的人的失误！）而造成的黄果树瀑布般的落差。无疑了，他们是在文化断层中挣扎的一代。他们更多的是抱怨而不是责任——作为他们的前辈又有多少理由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他们呢？——是迷惘而不是思索，玩世不恭的背后是无所依傍的痛苦。因此，当我目睹着一枚枚鲜红滋润的“小太阳”从天空划过悄然陨落的时候，我的心在滴血，滴着忧愤的红血。

在我看来，青少年犯罪仅仅是一种外在表象，

表象背后隐匿着更巨大、更深刻的原因。这诸多原因中，教育的失误首当其冲。念及此，陡然间，八年新闻生涯走过千山万水遇到的各色失学青少年向我扑来，一一在我面前幻化成情感的方阵，在我心灵深处呐喊着，呐喊出一个无可抗拗的强烈愿望：为他们代言！

因了这一愿望的激励，我踏上漫漫采访路。我必须把生活吃透，不偏于一隅；我必须把现实吃透，挖至它的底蕴处；必须把时代吃透，并站到它的峰颠上；必须把历史吃透，以至足以鸟瞰生活、现实、时代。

能做到吗？我做到了吗？我只能回答：我是这样努力的。

先是耕耘在我生活工作了十四余年的齐鲁大地，几乎跑遍了它的每一个县、市；再作了一趟远征：自济南出发—郑州—长沙—南昌—福州—厦门—汕头—广州—昆明—贵阳—成都—兰州—西安回到出发点。

当我带着一张张各色面孔，带着一本本采访笔记，带着一捆捆一摞摞资料、书籍、图表，带着各路风尘，回到我的三尺案头，落坐到那张破旧篁藤椅上时，不知怎的，心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很长时间处在一种无言的痛苦和无从表达的痛苦中。实在是太沉重了！不是指我的沿途奔波，而是指目睹

亲历的苍凉现实！沉重得我早就以为历经磨砺足以承载一切的心灵，深有不堪负载的感受。以至每张稿纸的空格都成了一只只眼睛，面对之，我欲语泪先流。也许，受当年美国教育部长贝尔指派的民间团体“实现最优良教育问题全国委员会”起草的一份旨在批评美国教育的报告题目，颇能概括我此时此刻的心境：“国家处在危险中！”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的形形色色的失学带来的后果，已经向我们亮出了黄牌！

难道我们能像唐山大地震后追悔地震前的种种反常迹象未被引起足够的警觉，导致无法弥补、挽回的人和财产的巨大损失那样，一定要等到若干年后教育失误的惨痛后果毫不客气地降临时，再来忏悔今天的麻木和短视吗？这可是比里氏7.8级地震更强烈的地震！这可是比地震带来的后果更为惨烈的后果！

我的心里、脑子里不再“似乎”是一片空白。井冈山、武夷山、大巴山……都耸立到我眼前；沅水、澧水、闽江、怒江、澜沧江、乌江……都从我胸中淌过；云贵高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三江平原……在我心间渐次展开成高远和辽阔！

“我要写了！明天开笔！”我告诉妻子我的宏愿。妻子轻轻点了点头，晚上餐桌便多了几碟荤素花色，犹如老农春日开耕举行仪式以示祝愿一般，我们也

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

当晚，我微熏睡去，得一梦，梦中我成了僧人，笔则成了木铎，不停地敲击着清脆的木鱼，梆梆喧天……有呖语吐出：“请你吹起预言的号角，唤醒沉睡的人类。”

醒来忆起，梦中记诵的是雪莱的名句。

第一章 世纪的痛苦

（“连科——你考取高中啦——”

“喂——你和你姐分数都够啦——听见没有——小子，钻哪了！”

——被队长唤作“连科”的叫阎连科，河南省嵩县田湖镇人，现在是济南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专业作家，曾有过刻骨铭心的失学经历，即便十五、六年后追忆，依然一脸悲苦、一脸凄怆——

队长唤我的时候我正在浇地。焦干的黄土，饿娃娃吸奶似的吞着流水。水本来很小。已经两个来月滴雨不落了，田地都结裂成坚硬的板块，裂纹指头一般粗，曲曲弯弯，网卷豫西的山岭和平原。玉蜀黍已深到大人的夹肢窝，赶巧埋着我的头顶。我站在地心，听到队长的叫声时，吓得怔住，呆呆的不动。载着草叶、柴捧的流水，在宽大的地畦里，滩成一面土色的褥子，从我光光的脚面缓缓地铺过去。我感到了令人颤抖的温暖。有一只蚰蚰，顺水漂到我的脚面上，抓住脚面的茸毛，一步一步往我

脚上爬。我站着不动，心里痒极了。这时候，我感到有两滴泪，从脸上滑落水里。蚰蚰爬到膝盖上，像上了一个山冈，突然停下来，仰望着月亮“咯咯咯……”地叫起来。终于我听见了队长沿路踢踏的脚步和呢喃的骂咧。

“娘的脚，钻哪了，水都漫畦啦！”

蚰蚰在我的膝上歇了嘴。

“三叔……我在这。”

队长站下来，“咋的叫死也不应？”

“真的，考上啦？”

“娘的，来回跑十八里路去打听，还能哄你娃子呀。”

“我姐哩？”

“都过分数线啦。”

“分数够了就录取？”

“大舅子说，眼下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说考学全靠分数，还能不靠分数嘛。”

说着，队长把大手放在我的头上搓摩着，像摩葫芦似的把我的头推来拉去。最后狠狠地在我后脑瓜上拍了三巴掌。

抬起头，我看见队长的脸在月光下溢满欢快，就像上个月他的大儿子终于娶了媳妇一样，眼角纹舒展了许多。

我叫了声“三叔……”

队长又在我后脑瓜上拍一下：“给你爹娘说一声。”

回到家里，情况儿完全两样。

爹、娘，还有两个姐姐，四个人围坐在院子当中。大姐常年有病，病因查不出来，却腰疼得不能动弹，已经整整几年了，时轻时重，书也读得断断续续。她坐在一张椅子上，背上垫了一个薄褥子，苍白的脸色溶在月光中，我一推开院落门，她就对爹说，弟弟回来了。这当儿，一家人都朝我望过来。

娘把一张凳子放在她身边。

看出来都在等我。

过一会，爹说：坐下来，连科。原没想到你们俩都能考上，才让你们都考了，想着谁考上谁去，都考不上，都在家做活，但不能说爹娘没有供你们念书的意思。现在，事情明摆着，大姐身体不好，我和你娘又一年老一年，家里必须得留下一个帮着。留谁？留女娃吧可她学习不赖，又没一把力气，干不了重活；留男娃吧，虽能帮着出点力儿，总归是关系到了前程，老人们不能武断，这就把一家人叫来，都坐下把话说到明处：谁去读书，谁留家里干活，由你们姐弟商定。说到这，爹停下来，看看我，又看看二姐，接着道：想想吧，想想再说。

我心里好冷。刚才路上的兴致一下散尽了。不

知什么时候，院里桐树的阴影转来盖住了我们一家人。有知了尿沥沥啦啦濛濛细雨似的落在我脸上，抬起头，我忽然发现，星星并不是挂在天上，而是都镶嵌在桐树叶的缝隙里。我盯着叶缝、叶洞中的星星，不动不语。我拿定主意，决不吐出“我留家里，让姐姐读书去吧”的话。我想，她长我一岁，她是姐姐，她理应留在家里，让弟弟去读书。然二姐却和我一样，把头勾着，半天都不曾言语。

夜深了，大姐熬不下去，娘把她扶到了屋里床上。

爹等不及了。

“你们谁先说话？”

我不语。

姐也不语。

爹说：“连科，你先说。”

我抬起头：“我念高中，让姐留下。”

“我不！”这当儿，二姐狠狠地接着道，口气极硬，像打死也要读书似的。

娘叹了一口气。

又静下来。

我冷眼盯着二姐。她也一样盯着我。我们眼前的月光，显得如冰一样冷。

这当儿，娘瞟了一眼爹。

“要么，就都让……他们去吧。”

我和二姐都赶忙儿把目光收回来，落在爹身上。

爹犹豫地说：“赶明儿开学，俩高中生学费就是十二块。”娘不再说啥，这的确是个极大的数目。

一家人依然那么坐着。

过一会，门响了。队长走进来，说来给我送铁锹。这时我才想起我的铁锹忘到了玉蜀黍地。队长看我们一家还没睡，就搬凳坐过来。爹给他说了考上两个高中生只能去一个，队长就长叹一口气，趁着月光卷了一只喇叭烟，呼呼吸得很用劲。将吸完时，二姐起身去厕所，刚拐过房角，队长乘机说与我爹：“让连科去读高中吧，他高中毕业了，是咱们整个田湖镇瑶沟村的高中生，女娃子高中毕业了，一嫁出门，咱十八队还是连个会计的材料也没有。”

我好高兴。

可二姐却突然从墙角转回身。“三叔，我们的家事你别管。”二姐把“家事”两个字咬得特狠。

三叔生气了，站起身来。“谁去谁不去，不仅仅是家事，还关系咱瑶沟村的日后呢，我是一队之长，不能不管！”话毕，队长车转身子，大步朝外走去，一脚跨过门槛时，他又扭回头来，大声道：“队里的意见是让连科去！”

队长走了，二姐突然扭身跑到屋里哭起来。哭的声音很大。我和爹、娘在院里静静听着，感到像